

玄武纪

Nourishing

A Deeply Dreaming under a Locust Tree

槐聚—玻璃砂翎音

云中谁寄锦书来—匪我思存

Small eyes—Calligraphy of Eyes

小风波—叫兽

The Parody of Wings

东风夜放花千树—东凤

Log about Tales on the Sea

Minesweeper

扫雷—敦煌

草庐飘瓦棍—李惟七

洪水—沈璎璎

首牢鬼影—饭卡

the Royal Prison

回家—徐超

Homecoming

God is Bi

木剑客 傲月寒 主编

玄武纪

儒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玄武纪·需/木剑客,傲月寒主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354-5063-0

I. 玄… II. ①木… ②傲…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6632 号

文字总监:木剑客 傲月寒

视觉总监:空 气

运营总监:青 眉

责任编辑:沉 河

责任校对:陈 琦

美术总监:西西里

责任印制: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027-87679362 87679361 传真:027-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仙桃市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

版次: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73 千字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初次御鹏的少年

还记得夏生的《蜀山的少年》。蜀少们在沾满朝露的山道奔跑，在他们的脚边，是神奇而变幻的山林，山林下，彤管草正在薄雾里变得绯红……友谊与爱，在青春的激流之中回旋。

新一辑的《玄武纪》，取象周易，命名为“需”，又来到您的面前。最想推荐给诸位的，就是夏生的新作，来自她《七岛记》系列的首篇《云之翼》。默默无闻的养鹏少年，终因命运的拨弄，成为大鹏的主人，他和他的鹏鸟经过十六七年的等待，终得由笼车之中，展翅而起，扶摇青天之上，去参加海天的盛会！

架空，幻想，但这些并不妨碍《七岛记》成为一部青春的史诗。继《蜀山的少年》和《枪与花》之后，夏生给她的读者们，带来了更大的惊喜。

同辑开工的，还有七仔的《山寨世家》与饭卡的《千妖百魅》。武林世家的山寨版，与《非常科学》的神棍版，都是野生天养，生气勃发，好像初夏的闪电之夜，雷雨过后，空气清新，一切的草木与虫鸟都被召唤成长，读者们由郝状状的强盗朋友以及江珧的古怪同事里爬出来，没得理由，不去期待两位的下辑作品吧。

请从绝处读侠气，欲存灭国见精神！椴迷们由《海国图志》，想必会纾解小椴从《开唐》跳槽的愤懑吧。经过了《玺》的试探，一段海国的热血画卷展开，如此的雄伟绮丽，苍莽光华，气冲斗牛。而另一篇《神是ET》，范小岛同学在逃出FBI大楼后，如果能在余生的路途歇下来向读者吐槽的话，一定会说：“到处都是坑爹啊……”这孩子，为了挣一点儿美元向父母尽孝，太不容易了……

叫兽带着《小风波》入驻《玄武纪》。经过五年的沉寂，沈璎璎同学以一篇《洪水》重返江湖。《回家》来自首届A90武侠征文的无冕之王徐超。言情女王匪我思存，参加主题文，写出她的第一件武侠作品，神秘的敦煌，神秘的《扫雷》……果然是东风夜放花千树，目不暇接的一辑啊，如此的盛大与美好，能坚持多远？

“于是它不停地变换着，幻化出万千姿态，自由，莫测，拥有无限的可能。仿若少年即将展开的旅程。”如同程翼一般，这只是《玄武纪》的开始——

才 初 露

专题



玻璃翎音
槐聚
P005



匪我思存
云中谁寄锦书来
P015



叫兽
小风波
P023



沈璎璎
洪水
P033



小狮子丢丢
女娲
P038

小说



敦煌
扫雷
P040



东风
东风夜放花千树
P056



徐超
回家
P0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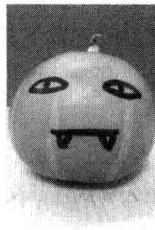
饭卡
千妖百魅·首牢鬼影
P099



李惟七
山寨世家·草庐飘瓦棍
P128



夏生
七岛记·云之翼
P158



范小岛 & TIGA
神是 ET · 第二季
P213



小椴
海国图志·第二季
P246

目
录

CONTENTS

主编



卷首 需 沙龙
木剑客



需
傲月寒

绘画



逍遥小玉
需



JUNIORGUO
需 扫雷



雪球 puff
需 山寨世家 · 草
庐飘瓦棍 神是 ET



阿兽
需



MARIO
东风夜放花千树



B.FLY
九死无生 (漫画)
P090



陈焰
回家



华年
山寨世家 · 草庐飘
瓦棍 · 影子



雷文
七岛记 · 云之翼



一只眼睛
海国图志



空气
蛋蛋狗画廊

释题：《易》第五卦，乾下坎上。



图一 逍遥小玉

nourish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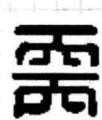


六书通里的字

《需》曰：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彖》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

《象》曰：云上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金文编里的字



甲骨文里的字

玄武团的解说

listen
to me

五月的春天，很暖和，好端着。
更利于春眠不觉晚地做着荡漾的春梦。
空气说，我想买ipad2和iphone5。
西瓜里说，我想买单反和美瞳。

青眉说，我想买上班时候听不到办公室四个女人的聒噪。
木剑客说，我想买没有地震前的日本。

说说，除了木头，你们想要的东西我通通都要呀。而且除此之外，
我要初春绒毛般的细雨，正春兰单脉脉的幽香，晚春姑娘们爱穿的玻璃
丝袜，闪着各色诱人的光。
需是什么？需是春天的美梦。需是五光十色的欲望，更是愉悦动人的希望。
古人们造字时，将“需”画成一个在而中手舞足蹈的小人心。想必对他们来说，
一场春雨，不仅是价值比黄金的存在，更是对幸福未来的期许吧。陡然忍不住地窃笑，
因为想起那个每逢周二三都被我强逼着一起去健身房跳肚皮舞的杯具小姐儿。光是丫
一下她在春雨中欢快地抖着希米的样子，就让人忍不住打从心底里感到开心呀。

PS：此次主题邀约的嘉宾，除了璃砂翎音、匪忒思存和沈璎璎三位漂亮的作家MM不约而
同地搞到雷卦，还冒出一个十分抢眼、万分强大的存在——咱们华丽有请常年头戴猥琐
大叔面具、红遍猫扑土豆优酷的叫兽叔叔本尊，率领着一群爱抽薛博糖的小学生屁颠颠临！
真的，如果上天允许我对未来许下一百个愿望，其中的一个必定是，每天都能看到叫兽
蜀黍最新的猥琐视频，要是“教你推倒萝莉”那样的哦。

下一辑的主题，师，《周易》六十四卦第七卦。意思么，仿佛是一群淌着热汗诗戈而
的汉子顶着箭雨浴血厮杀。色女的一颗芳心呦，肝颤肝颤的。
各位《玄武纪》的读者们，想是否也有关于“师”的臆想？（长短不拘，题材不限，
找度娘或者问谷哥均可）成文后赶紧关注新浪微博，或者发邮件给
找木剑客吧。用上一辑木剑客的话说就是：“说不定，下一次在玄武纪的客厅里，
与我们的特邀嘉宾一起，谈玄论道的，就是你！”（木剑客就是个逗逼神，
你瞧一句话里头用了多少个逗号，冷汗淅沥沥。）

像日月

玄武团涂鸦墙

玄武纪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xuanwji>

木剑客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greenwood>

傲月寒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jinguwfans>

空气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kongqione>

青眉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chenqingmei>

西西里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xixilyhappy>



槐聚

璃砂翎音（北京）

—

他的名字叫雪望。但这并不是父母给予的名字。

他出生那天，火鸟攻击了他们的城市。

那个巨大邪恶的神祇一直是他们全族的噩梦。每当人们修建起城市，它就会突然出现。那次也一样。巨禽的尖喙穿透城墙，翅尖扫倒塔楼，硕大无朋的身躯撞向街区。顷刻，数代人倾注心血建起的家园被毁于一旦。

然而族人从未向它屈服。他的父亲从断裂的城墙跳到它的身上，和同伴们一起，举起代表着荣誉与高傲的利剑，刺向敌人苍白裸露的背脊。然而火鸟无动于衷，它只是在恣意破坏后展翅飞起，载着在它背上奋战的战士们离去。

有人说，看到火鸟在远处化为燃烧的赤焰，荒野上留下战士们焦黑的尸体。

族人们用襁褓包裹着他，远离了那块悲伤的焦土，寻找未曾开垦的沃土。他们穿越无尽暗夜和漫天风雪，终于找到另一处伊甸园。于是，他最初的记忆是初融白雪下无尽扩展的青绿原野。那一天，族长赐予他名字——雪望，穿越尘世的希望。

他和同样是孤儿的孩子们一起在绿野中长大，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目睹人们一点点修建起新的城市。

一个清晨，他和伙伴们笑闹着跑过广场。广场正中的小平台上站着一个黑衣僧侣，他的大嗓门引来了不少围观者。

“我们生来有罪，”僧人声嘶力竭地喊，“仿造上帝居所的贪欲就是其中之一！为什么每次我们建好城市，就会有灾祸接踵而至——因为筑城本身就是灾祸的来源，是向天神的示威！作为警示，天神派火鸟实施惩戒！”

雪望的目光被那个人吸引。

“疯子一个。”达克扯扯他，“别理他，咱们走。”

Nourishing

出题人：空气。

特邀作家：璃砂翎音、匪我思存、
叫兽、沈璎璎。

友情出演：墨明棋妙乐队。

插画：逍遙小玉、juniorGuo、雪
球 puff、阿兽。

专题策划：木剑客。

友情撰文：百度小椴吧等。



玄武纪
革一

夜色空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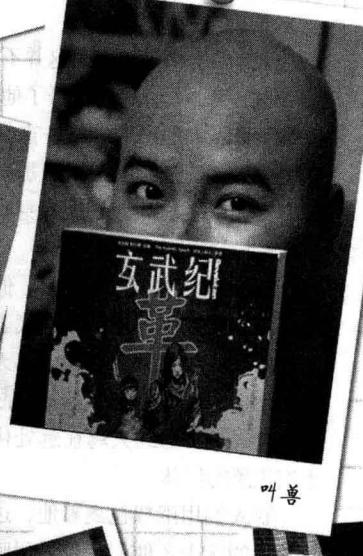
Q.s 向假发子新造型看齐



玄武纪
革一

玄武纪
革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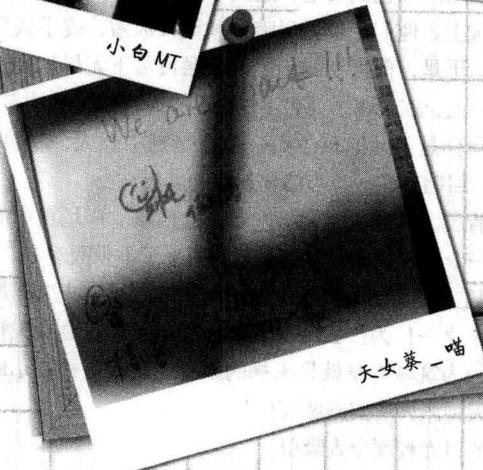
小白 MT



叫兽



李惟七



天女菜一喵

天女菜一喵



玄武纪
革一

无聊到死

玄武团涂鸦墙

雪望没动，黑色的双眼定定盯着传道者。

“在火鸟的神威面前，我们所有的反抗都是枉然，”黑衣僧人继续说，右手挥下，做出决绝的手势，“抵抗神罚的愚行，无异于飞蛾扑火！我们只有放弃妄想，返回紧贴土地的淳朴生活，才能……”

他的话被打断了。黑瞳的少年跃上小平台，一拳把他打翻在地。

人群中爆发出惊叫。僧人捂着脸，惊恐地向后挪蹭。少年则不依不饶，冲上去一脚踢在他的肩胛骨上，把他踢了个跟头。

“雪望！”达克也翻上平台，死死拽住少年。

虽然被拉扯着向后退去，雪望仍居高临下睨视着布道者：“懦夫，卷起你的黑袍子躲到地下去好了，这样火鸟一辈子都不会来找你麻烦！”

掉了一颗牙的僧人骂骂咧咧地逃出了城，再没有回来。而雪望也被带到长老那里，接受惩罚。

“孩子，你不该打人。”老者望着他，叹了口气，“虽然那个人诋毁了你的父亲……”

“他诋毁的是我们的城市和梦想！”

“但是他不应该因为自己的言语而受到伤害。我们不能建成极权之国，更不能成为暴力之众——这样，我们建造城市才有意义。”

少年皱了皱眉，紧握的拳头放松了些。

“多数人都不理解我们的梦想。”长老说，“其他族群的人大都依附土地，在洞穴或地下生活。在他们看来，我们的做法离经叛道，受到惩罚也是咎由自取。”

“我瞧不起他们，”少年轻蔑地说，“我宁愿为我们的城市葬身火海，像父亲那样。”

“不，你该珍惜自己的生命。”长老苍老的手放在他的肩上，“越是远大的梦想，征途越是遥远，就越需要渐养以成，不能遽求。我们建立城市、战胜火鸟，可能需要数十代，甚至上百代人的努力。在这条道路上，只有活着，才能长久地战斗下去。因此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冒进，而是等待。”

“我最讨厌等待，那是老头子们的爱好。”少年皱眉，“我

Nourishing

经商：行动之初，筚路蓝缕，必须以极大耐心，创造条件和机会，行事光明磊落，观时待变，实现愿望。接近成功时，更应小心谨慎，凛然如履薄冰。

会被关多久禁闭？”

“十天。”

“好，我等十天。第十一天，请批准我加入少年城市建筑队。”

二

在修建城市的很多工作中，少年比成人更能胜任，他们灵巧的身体和双手能使建筑物更加精致牢固。少年城市建筑队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建立的公益组织。

禁闭结束后，雪望和达克都通过了建筑队的考试，成了名副其实的小建筑工。

仿佛是在和生命赛跑，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美丽而坚固的城墙拔地而起。雪望常常独自站在星光下，仰望从自己手中诞生的建筑，觉得那是一面保护族人的坚固盾牌。

在年满离队之际，雪望和达克又凭借出色的表现加入了城市守备军。接受军衔的那一刻，雪望激动得热泪盈眶。对于男人们来说，守备军是城市最光荣的职业，而雪望握着武器，仿佛能感受到父亲手掌传来的温暖。

不过，真正开始戍边镇守的生涯，他才明白这项任务对他不啻是一项严峻的考验，因为——这工作太清闲。

方圆几里内，除了原野还是原野。他和达克两人交替值班巡逻，每天轮流把踩过千遍的小道再踩一遍。多数时候，除了几只麻雀和田鼠，连个鬼影子都看不到。在没有尽头的等待前，两个年轻人连做梦都在想为保护城市对决火鸟。

月圆之夜，雪望踏着青草和石阶进行例行巡查。风过原野，草叶相触的声音此起彼伏。还是新兵时，他总以为草场中潜伏着敌人或猛兽，但现在他早已过了草木皆兵的年纪，只觉得那是一声声百无聊赖的叹息。

“如果以后每天都要过这样重复的日子，岂不是等于一辈子只过了一天……”他不无忧愁地想。然而，当他走过湖边时，命运打破了这个一成不变的循环。

一个女孩子站在湖边。

她穿着雪白的衣裙，修长的手臂和双腿泛着莹白的光，仿佛有月光在上面涓涓流淌。深黑色的大眼睛犹如夜空，里面有无数的星辰在闪耀。

在他惊异得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她向他微微一笑，眼中仿佛有碎星坠落：“我叫思夜，就住在附近，每天看你一本正经地走来走去，觉得挺逗的。怎么样，愿意交个朋友吗？”

从小到大，他几乎从没和女孩儿讲过话，此时仿佛被如水的声线缠绕住一样，不知如何出声、如何迈步。他知道自己的脸红了，但在月光下无法隐藏。

“不要觉得巡逻是件无聊的事，”她笑着走近，“这一带，除了你每天踩踏的青石板路，还有唱歌的清泉、幽静的森林、醉人的花海……很多东西你都不曾见过呢。”她轻触他的手背，“来，今晚就让我当一次导游吧。”

于是他们开始漫游。从湖边出发，啜饮清泉、游弋森林、欣赏花海。缥缈的景色解开了紧缚他的锁链，仿佛要把过去缺失的言谈补回来。他给她讲城市中的一切，从一砖一瓦到节日里的摔跤角逐，从透过缝隙的阳光到飘满街道的食物芳香，当然也缺不了那只硕大的火鸟。

她认真地聆听，不时被逗得咯咯直笑。只有这一次，他觉得火鸟并不是那么讨厌——起码因为它，他成为了英雄的后代。

不知走了多远，他正讲到兴头时忽然发现身旁没人了。一回头，他发现她就停在自己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微微朝他笑着。他想，自己大概是累了吧，因为眼前居然出现了漫天繁星如同萤火虫般在她身边飞舞的幻境，而她，仿佛是一簇纤细无瑕的水晶。

他走过去，捧起她的脸，吻了她。

他以为自己会睡得香甜，然而噩梦却接踵而至。

在梦中，他看到城市被摧毁，照顾过他的街坊邻居们葬身火海，战友们陷入苦战。达克的额角流着血，仍然怒吼着挥舞长剑。他想冲过去帮忙，但一支着火的箭瞬间穿透好友的胸膛。

他大叫一声，汗涔涔地醒来。她躺在他的臂弯中，默默望着他，眼瞳仿佛漆黑的潭水。

昨晚为什么没有发觉？她和他有着如此相似的眼眸？
他猛地推开她，拼尽全力向营地跑去。

三

由于帘布被掀起，阴暗的屋中泄入一点光。
他仿佛听见长老的声音：“那孩子……雪望，他怎么样了？”
“总算是脱离了危险期。但是，右臂没保住……”另一个声音说。

“可怜的孩子，竟然伤成这样。”

“他和他父亲一样，都是值得尊敬的战士。”

不！他想对他们说。不是这样的！我不值得救助，更不配得到称赞！然而嘴唇和眼皮一样，沉重得无法动弹。

那天清晨，当他赶到戍边营帐时，小小的帐篷已经被踏平撕碎。交班后休息的达克被人在睡梦中杀死，身首异处。

被悔恨吞噬的他飞奔回城，在城外的山坡上远望到令他终身难忘的一幕。异族的军队如潮水般包围了他的城市，正发起猛烈的进攻。虽然有城墙保护，但双方数量上的差距使城池陷落只是时间问题。那攻城的大军——和她一样，有着乳白的战甲和肤色。

一队敌人发现了他，向他冲了过来。而他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通知拓荒巡查的部队，为城市搬回援军。

他记不清自己是怎样战斗，怎样突围，怎样用一条胳膊和半条命为代价，传递回情报的。他唯一记得的是，那个白衣女孩儿曾仗剑挡在他的面前。

她新雪一样的面容上满是尘土：“这片土地只够繁衍一个种族——修筑城墙的你们，或是居于泥土的我们。我只能选择责任，也希望你不要选择和族人们一起，踏上死途。”

回答她的是他的剑。剑锋几乎没有阻碍地穿透了她柔软的身体。

“我们是如此相似，”他不知自己是否说出了声，“因此，我也只能选择责任。”

援军赶到的一刻，战局发生了决定性的逆转。

击退敌人后，城市议会对战局做了细致的回顾分析：事实上，敌军从几个方向突袭而来，即使雪望所在的营地没有失守，也阻挡不住敌人的攻势，但他搬回的救兵却实实在在地拯救了城市。他被人们拥戴为英雄。然而，在他的世界里，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失职，达克不用死，守城的无数同胞不用死，她，也不用死。

“雪望，城市将给予你荣誉和奖赏，你想要什么？”长老轻声问。

这次，他听见自己沙哑得不成样子的声音：“我，想死……”

长久的沉寂后，一双苍老的手抚过他的面颊：“孩子，你忘记了吗，越是远大的梦想，征途越是遥远。在这条道路上，只有活着，才能一直战斗下去。你在守护这座城市的路上走了这么远，难道现在想要放弃吗？”老人的双手笼住他仅存的左手，“虚掷生命，就是玷污梦想。”

他暗淡的眼眸透出一点儿光。

“梦想需要跋涉，但很多时候，更需要坚韧的等待。”

当大部分的同龄人都死去的时候，他仍然活着。

人们把他的长寿归功于简单的生活和勤勉的工作。他以“独臂不能胜任守备军工作”为由，谢绝了城市授予的军职，退伍成为一个普通的筑城工匠。为了能用单手完成别人两只手干出的工作量，他每天清晨就出现在工地，星光遍撒大地时才独自返回居所。经他手修筑的建筑，比任何工匠的作品都更加坚实优美。

他固执地活着，一直等待着它的来临。

如同他出生的那天，火鸟袭击了城市。他花了无数昼夜一砖一瓦建起来的楼塔，在它凶悍的力量下瞬间化为废墟。他站在城墙上，定然望着冲过来的火鸟。在它掠过的瞬间，一跃而上，将左手的长剑深深插入巨禽的皮肉。

为了我的城市能屹立不倒，我最大限度地使用了生命。他紧皱的眉头终于放松下来，等待着焚身烈焰的到来。

Nourishing

夜猫子不黑天不进宅，黄鼠狼不深夜不叼鸡……这是动物的“需”。
成长中的等待，是梦想的守护，就像在霜天之中闪耀的晨星，这是《玄武纪》的需。